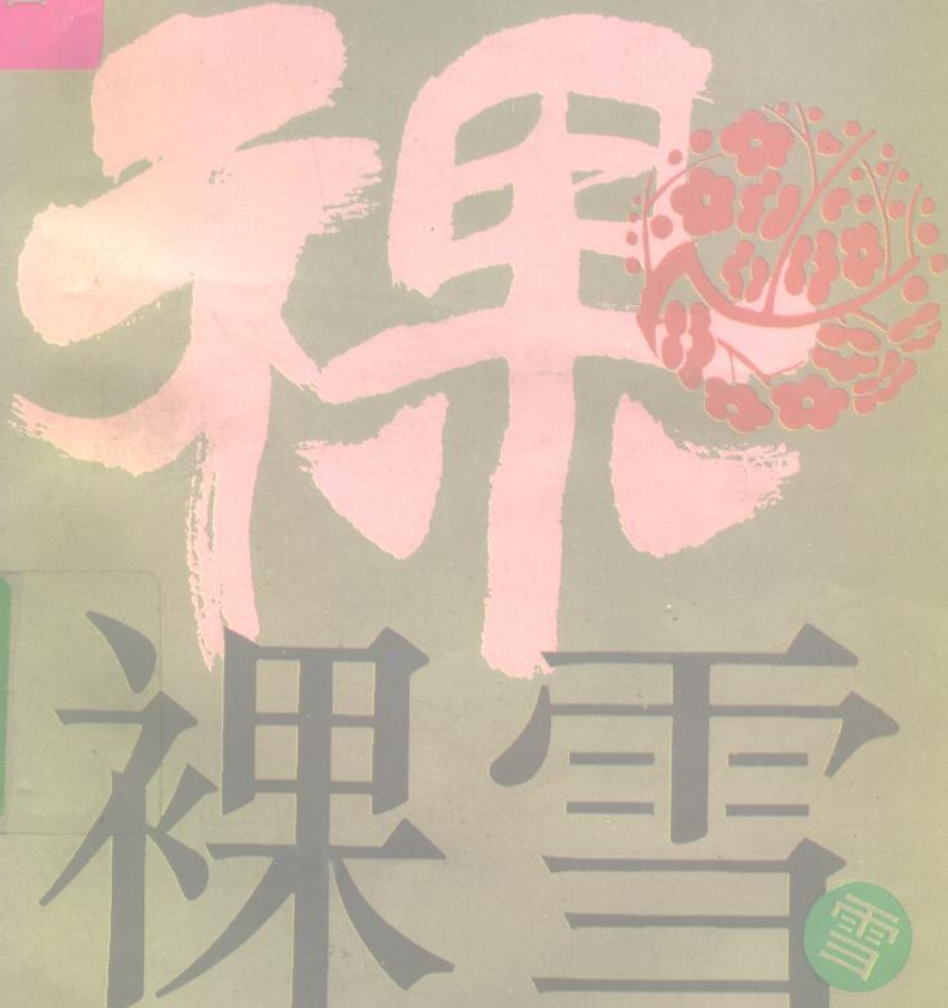


裸

从维熙著

裸雪



华艺出版社

裸雪

从维熙著 华艺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24 号

裸 雪

著者：从维熙

出版：华艺出版社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北京市仰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30 千字

印张：10

版次：1993 年 3 月第一版

印次：1993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0000

书号：ISBN7—80039—731-9/I·308

定价：7.90 元

我写《裸雪》

——以此代序

想写这部抒情色彩的散文体小说，已经很久了。

1979年重返文坛后，我落墨的多是知识分子在风浪中的沉沦、毁灭、抗争、崛起。这是历史对我的馈赠，我理应把这种馈赠还给昨天并呈献给明天。当我再现这些昨日沧桑悲歌时，评论家称之为“文学井喷”，而我则感觉犹如杜鹃喋血。像匹一路重负的老驼，当他想寻找一块歇脚的绿茵时，我发现了我曾有过童年。它无辉煌，更无瑰丽，却有着人生只能有一次的童贞。尽管它如烟似云，早已随风而逝，但是埋在雪国一个接一个银色的梦，使我情动，令我神往；因而在写“大墙文学”的喘息之际，我已萌生了写《裸雪》的念头。

像天文学者寻找星月生命的运行轨迹一样，我沿着我身后的脚印寻觅童眸中的人生，除了令人心醉的童心童趣和使人沉郁的落花残红之外，还若隐若现地找到了我文学之水的源头，这是我写《裸雪》的又一缘由。但是我所以动笔写这部带有自传纪实色彩的长篇小说，还有一个非感情因素的原因。《走向混沌》中留下我青年到中年泥泞路上的苦旅足痕，我想如火车挂钩一样，使其和《走向混沌》对接起来，便决定让童年心河之泉，溶汇到我生命的潮汐吞吐之中。这样，我生命的圆弧就清晰可寻了。

真正动笔时方知其难。1987年写出小说第一章中的第一节《指甲草》，立刻被美国西华盛顿出版的《人类学》杂志翻译发表，给我带来几许知难而进的勇气，但我仍感到要完成这部长卷难如

登山。所以称之为“难，实因其中存在着一个感情回归的问题。原苏联文体学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名著《金蔷薇》一书中，曾写下如是的话：“只有具有一双童贞的眼睛的人，才能成大作家。”此话对广泛的文学含意来说，是否准确可以另议，但对于写童年生活的我来说，无疑具有无可非议的参照价值。而我又是一棵饱受虫叮蚁咬的蛀蚀之树，还原童贞实非易举。

思考再三，我选择了老树俯视树冠之下野花和小草的视角。我力避其他写童年生活小说的模式，而把镜头焦距对准四十年代初期自然与童心和童心与自然。在大人与大人之间脉格上，我力求淡化其中蛛网般的错综复杂结构，而采取近乎白描手法，以展示其实的平凡。对于最难处理的抗日战争时代背景，我无法逃避，也不应该剔除，加其中“血色的月亮”（暗喻为侵华战争中日本军队的“太阳旗”）一章，我回避正面接触，而从侧面落墨——因为此书立意在于写童年的摇篮诗情，浓烈的血色会中伤这部小说的品格和个性的。

我不全然信奉弗洛伊德学说，但当我回首童年生活时，却发现它潜在我心灵深处的形影，因而小说细节中涉及的童情萌动，都带赤裸的真实。书中的人物有的已作古，有的仍活着，其中一些人物保留了原名。在此成书之际，写此短文，一志我这次并不轻松的童心之旅，二志我日夜思念的雪国的故土、故园……

从维熙

1992年4月6日——我59岁生日前夕

目 录

《裸雪》	自序	1
第一章	“丫头”的花季	1
	指甲草	1
	古磨房	17
	城隍庙	35
	秫秸垛	53
	雪的梦	71
第二章	“和尚”的年轮	89
	红豆泪	89
	瞎表姐	103
	入佛门	119
	和尚树	134
	秃头鹰	149
	埋香记	167
	七月劫	182
第三章	血色的月亮	197
	龟驮碑	197
	双骑驴	213
	拜姻姻	226
	红的血	242
	小姑春	254
第四章	别了，银梦园	267
	野菊花	267
	老水车	283
	女儿悲	298

0285/09

第一章 “丫头”的花季

指甲草

人的一生不知要做多少个梦。浑浊的，变形的；惊吓的，甜美的；具象的，朦胧的……唯有童年的梦，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小鱼摇尾而游，卵石五光十色；睡莲托着粉腮遐想，浮萍随水缓缓飘流……

在我梦回摇篮的子夜，常常梦见在空中漫飞着的银色蒲公英，七色的肥皂泡。在梦中反复出现的，是菜园井台边上一簇簇指甲草。^①有时，它绿绿的茎杆伸长了身子，一下变成了节节高的芝麻树；那指甲草上嫣红花儿，霎时间变成了芝麻树上的蓝花花。

还有一只比指甲盖大不了许多的小白蝴蝶，翅膀一张一合地飞落到花心上。长着一圈圈毛纹肚子的小蜜蜂也常来凑趣，挤在白蝴蝶的翅膀下边，傻头傻脑地往花心里钻。

“它们在吃奶哩！”脑瓜顶上留着瓦片大一撮毛的我，呆傻地

① 指甲草学名凤尾花，是农村小女孩涂红指甲时用的。

说。

“奶头在哪儿哩？”小芹睁大眼睛，蹲在指甲草旁边，双手托着腮仔仔细细详着，“是呵，咋不见娘的奶头哩！”

“不是吃奶，它们在干啥哩！”我两眼紧盯着钻进花瓣中云的小蜜蜂，它黄肚皮上的黑色花纹，就像小芹爷爷挂在前院铅丝上一条条毛驴肚带。

小芹晃了晃两根扎着红线绳的小辫：“我也不知道它们往花心里钻，是要干啥，呆会儿问问我爷爷，要不问问你爷爷也行。”说着，她的手指还吮在嘴里。她一准是想起了吃娘奶的情景。

这座冀东玉田县的城关小院，确实住着两个爷爷。小芹的爷爷开皮铺，姓李是房东；我爷爷是个清末秀才，在三十年代初因躲避土匪绑票，携全家从城北小小山村代官屯，搬到皮铺掌柜李家。老家的地由长工管理，按时往城关给我家送粮，孩提岁月的大部分光阴，就是在皮铺李家的宅院度过的。

当时，我和小芹的嫩红嘴圈，离开娘的乳头不过两三年的光景。地上的江河湖海，天上的日月星辰，对我们小小人儿来说，都陌生到毫无所知。我爷爷十分疼爱我，疼爱我的唯一方式，就是强迫我背诵我一点也不知其意的古诗啥的；而李爷爷稀罕小芹的表现方法十分古怪，他常张开两只结满老茧的手，作成剪刀形状，像要剪去小芹的冲天小辫似的；然后用铁青的胡子茬儿，扎扎小芹脸蛋说道：“你要是个小和尚多好，可惜是个小尼姑！”

皮铺一家，我最喜欢罗锅子奶奶。在闷热的夏夜，两家人常坐在后院的空场上乘凉。罗锅子奶奶手拿一把破蒲扇，一边驱赶着叮人的花脚蚊子，一边谈着天地间的古事。她用破蒲扇指点着星斗间的白道道，说那叫天银河；天银河这边的亮星名叫织女，天银对岸的那颗眨眼星斗名叫牛郎。

顺着罗锅子奶奶指点的方位望去，直到脖子酸疼难耐，还是分不出哪颗星是牛郎，哪颗星是织女；当然，更不知道牛郎和织

女之间，究竟有啥个关联。尽管罗锅子奶奶讲天上七月七搭鹊桥的事儿，我和小芹还是不知牛郎和织女，为啥要凑到一块儿去；他们相会于鹊桥那天，老天爷又为啥要哭鼻子下雨……

不过我俩对在月宫里捣药的兔儿爷，倒是充满了兴味；常常在满月的日子，仰脖去寻找兔儿爷的踪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小芹爷爷菜园旁边的围栏里，养着一群黑兔、白兔。此外，他还在前后院十几间高大的瓦房屋檐下，养着上百只“咕噜噜咕噜噜”鸣叫着的鸽子。李爷爷是个皮匠，在鞣牛、羊、猪、狗皮时，鸽粪、兔粪外加芒硝，是使皮子变软的必备佐料。我和小芹对悬挂在墙上的马鞍、缰绳、牲口套具以及甩着一撮红缨穗穗的大皮鞭子，虽然也感到新奇，但远不及对那群兔子和鸽子的兴致。

我俩常从菜园拔些野草和掰几片白菜叶给兔子吃。兔子吃着，我俩从栅栏疑里数着数儿；一只、两只、三只……因为小兔边吃边走动，数来数去也数不清楚。最后难免要打嘴架：“十八只。”

“二十一。”她声音又尖又细。

“你数的不对！”

“你才不对呢！”

“我对！”

“我对！”

最后，总是我的声音被她压下去，才宣告“战争”结束。

她明明比我大上半岁，却总叫我“小哥”。这种错位的称呼，不知咋会得到两家的默认。她长得胖乎乎的，那张脸圆得像揣足了气的皮球。她挺爱生气，一撅嘴，圆皮球就变成了尖嘴红石榴。我呢，母亲告诉过我，说我生下来不久，就得过一场瘟疫（伤寒），留下瘦弱的骨架和细脖上顶着的硕大脑壳。明明我是小子，乳名却叫“丫头”，小小年纪的我，对“丫头”的乳名，并没有感到一丁点奇怪；真正是丫头的小芹，却对我提出过疑问，她晃着小辫儿嘻嘻地笑着：“你是个小小子，为啥叫丫头？”

我当时对男女性别一无所知，不以为然地回答说：“叫‘丫头’，叫‘小子’，不都一样吗？”

“不一样。”

“咋不一样？”

“那回，你娘给你在大瓦里洗澡，我看见了你的小鸡鸡。”

“你没有？”

“我没有。”

“真的？”

“真的。”

她怕我不信，蹲在地上撒泡尿。我毫无羞涩感地弯腰去看。

这事情发生在我和小芹常常玩耍的南菜园。小芹的罗锅子奶奶，正去菜园摘茄子，发现我撅着屁股正在看小芹尿尿，一把就拽了我一个跟斗。她张开只剩下几颗牙齿的干瘪嘴巴，训斥着我：“你这小王八羔子，咋不学好？我去告诉你娘，抠出你的一双眼珠儿来！”

冤枉！我实不知平日疼爱我和小芹，长得像笑面佛的罗锅子奶奶，为啥把我拉拽倒地。在委屈的抽泣中，又听得“叭叭”两声，我移开抹泪的手背一看，罗锅子奶奶正打小芹的屁股蛋子。她一边打她孙女，一边着了魔似地骂道：“你这小不要脸的，树还有层皮呢！呆会儿我去告诉你爷爷，让他用驴皮鞭子抽烂你的屁股！”

小芹“哇”地哭出了声。

“走！跟我回家去。”

小芹打着挺儿：“不么，我还和‘丫头’在这儿看兔子哩！”

“你不走，我打死你。”罗锅子奶奶佝偻着腰，高高地扬起五指，可巴掌没有落下来。

“不走！不走！偏不！”小芹扭动着身子，像惊蛰春雷震出土垅的曲蛇（蚯蚓），“你打吧！你打吧！你打死我，我也不走。”

罗锅子奶奶放下摘茄子用的柳篮儿，眼球子重新转向了我。我

如同受了雷击一般，呆傻地望着她一眼，扭头就跑……

我出身书香门第。尽管老家只不过是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因为我爷爷是个清末秀才，略知一点文化的价值，除留三叔一个管理家务外，便叫我爸爸、四叔、姑姑们都去念书。我爸排行老大，名叫从荫擅，他毕业于当时出名的遵化五中，在投考全国出名的天津北洋大学理工科时，在近千名考生中名列第一，成为当时轰动小小山村的一件盛事。我四叔考取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后来在冯至先生主编的《大公报》副刊上不断发表仿莎士比亚和白郎宁夫人的十四行诗之类的诗作。他笔名“陆人”，即繁写的“從”字，为六个人字组成之意。我几个姑姑皆从县简易师范结业后，考入北平高级师范学校。一家人中间只有我的祖母及我母亲、婶婶为目不识丁的文盲。我是从家的顶门长孙，因而我的秀才爷爷，常常手捋一缕髯须，强把我按在案头，像充灌填鸭似地灌输诗文，以父亲和四叔为例，讲光门耀祖和做人的仁义道德。因而我撅着屁股观看男女性差别的事儿，纯属两小无猜的好奇所致。

李氏皮铺亦是忠厚人家，除南菜园有几亩菜地之外，全靠制皮的小作坊为生。作坊中有三间相通鞣皮的坑窖，一些屠户常到皮铺来卖各种生皮。李爷爷长着一张关公的枣红脸膛，胳膊和小腿肚子上结满青盘疙瘩，我和小芹、隔壁邻居的二嘎子、小石头及小春儿，常在背后叫他“疙瘩爷爷”。小芹爸爸李文山，继承他爹粗门大嗓的豁达天性，是皮作坊的主要劳力，父子俩都有一双巧夺天工的手，把鞣熟的皮子，除制成各种牲口套具外；还能配上锃光瓦亮的黄铜马蹬和挂着金黄穗穗的鞍辔，加上矗在墙边晾晒，一把把红缨穗穗的大皮鞭子，小院称得起五光十色，辘铃叮咚。摇辘轳把浇菜园的活儿，多靠小芹的娘。她沉默寡言地在井台上绞水，把一斗斗柳罐勺上来的井水，顺着堽沟灌进菜畦里去。

房东和房客两家人，和睦得如同一家，疙瘩爷爷常用牛耳尖刀，把牛皮上没刮净的牛肉给我家送来一大海碗；老家长工瘸子

大爷赶车来送新粮时，我三叔也常把新谷和新麦扛过去半麻袋，叫皮铺一家尝新。

但是，从这次区分丫头和小子的事儿发生以后，两家的关系历经了一段日子的冷寂。那天，受了冤枉的我，跑回家里，向母亲诉说委屈：“娘，罗锅子奶奶骂人，还拽了我一个跟斗。您瞧，我身上的土！”

母亲正在烧火做饭，头也没抬地说：“别扯谎了！”

“娘，真的。”

“为了个啥？”

“我……我……弯腰看小芹尿尿了。”

围着锅台转的三婶和四婶，“噗哧噗哧”地笑了起来。母亲拿着拨火棍子，回身给了我屁股一下：“罗锅子奶奶骂得对，就该把你眼珠子抠出来，不知害臊的东西！”

真怪。状没告成，反而挨了一烧火棍。尽管母亲不过轻轻打了我屁股一下，我仍觉得很疼很疼。在我小小的心眼里，一我没有尿炕，二我没有打碎碟子碗儿；三我没去隔壁徐家去用竹竿子偷枣，四我没在爷爷的古书皮皮上，用铅笔画上鸡蛋或羊犄角之类的玩艺儿，为啥要打我一烧火棍呢？

我去找我爷爷陈述冤情。爷爷揉揉我的屁股蛋说：“男女授受不亲，今后……”

我说：“啥肥肉、瘦肉的。是小芹叫我看她尿尿！”

爷爷笑了：“你还小哩，大了就明白了。”

“我是小子，为啥叫我丫头？”我顺藤摸瓜地提出了问题，“谁给我起的丫头小名？”

“我起的。”

“爷爷……”我委屈地看着他。

“你大名叫维熙，‘熙’字古写下边的四点，是个火字。你是水命，尾字叫‘熙’，是水火相济的意思。”爷爷咬文嚼字地说，

“至于你的小名叫丫头，是‘万金’重于‘千金’的反用；为保‘万金’，偏叫‘千金’。这就好比古诗里……”

我连千斤万斤的概念都没有，怎能知道啥叫“千金”和“万金”？我认为爷爷又喝了几盅酒。他有酒后胡言乱语的习惯。

爷爷看我直眉瞪眼地发呆，便拍拍我的瓦片头说：“听不懂，就先糊涂着吧！”

是的，在孩提岁月我不知道、不理解的东西太多了。这些不知道便幻化成对天地人神的许多问号。蹲着看小芹尿尿的事儿，不仅是个问号，对我如同一道夏夜流星，使小小心灵感受到惊愕。从那天起，小芹很少到前院来，偶然她出院上街，也总是由爷爷拉着她的一只小手，匆匆地穿过我家住的前院。有一两次，我拿着我小姑姑用秫秸秆给我插的风车，在院子里疯跑。风车的小轮子转转时发出“叭叭叭叭”的声响，以此来召唤小芹来前院和我一起玩。

小芹没有过来。我隔着隔开前后院的大门门缝，向后院窥视，想看看小芹干啥玩呢；我很懊丧，后院空荡无人，只见罗锅奶奶在喂成群的鸽子，它们“咕噜噜”地叫着，抢食着罗锅子女奶奶撒在地上的高粱粒儿。

童年是最恋群的，就像天上的雁阵，不愿离群单飞，而愿形影不离。而在这个前、后院中，只有我和小芹是同年纪的伙伴，因而在小小心窝中，总有鸟儿飞了，只留下毛絮搭成的空巢的酸凉感。而我又天生怯懦，竟然不敢跨过二门，到后院去找小芹或到南菜园去寻她——因为到南菜园是要通过她家后院的。

记得有一天我正扒门缝向后院看着，突然二门开了，疙瘩爷爷手提着一个酒瓶子去打酒。我躲闪不及，一下被疙瘩爷爷撞了个屁股墩。

他一手把我拉起来，奇怪地问：

“丫头，你在这儿干啥哩？”

“我……我……”也许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扯谎，“我和我小姑姑藏猫猫玩哩！”

“你小姑哩？”

“她不知藏在哪儿了！”我前言不搭后语地说：“我正在找她。”

“去！到大街上的王二小铺里，给爷爷去打四两白干来，给你钱。”他用那只手背上结满青筋疙瘩的手，塞给我两张纸票儿。

这任务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赏赐。我拔腿就跑。迈门坎时高兴得摔了一跤，幸亏只摔坏了酒瓶，没扎破手。母亲心疼地揉着我的膝盖，叨咕着：“瞅你，膝盖都摔出血印来了！”

“不疼。”我含着泪说。

“迈门坎你跑个啥？”

母亲哪会知道我为啥像马驹子一亲撒欢儿？也许我给疙瘩爷爷送酒去地时候，兴许看见小芹哩！童年的情，童年的爱，是世界上最纯真的。它像冬天的晶莹雪花，像夏季清澈的露珠；像秋天的一片枫叶，像春天一尖嫩黄的柳芽……

母亲从缸里舀水，刷出来一个干净的玻璃瓶子，我跳着蹦着到了王二的小杂货铺，把被我小巴掌握得皱巴巴的票儿，往柜台上一放：

“来四两！”

回来的路上，我心跳得怦怦乱响。我想，我要碰见小芹该说啥话呢？下午去玩过家家？玩跳格？娶媳妇？抬花轿？还是拿秫秸秆到隔壁去打枣儿，二嘎子家墙边那棵枣树，都挂满了一串串的红玛瑙了。

可是，疙瘩爷爷给我吃了一块冰砣砣。他说：

“小芹跟她娘住姥姥家去了。”

“啥时候回来？”不知为啥，我眼里冒出了泪花花。

“过了八月十五。”李爷爷说。

罗锅子奶奶好像记起了那件事，摸摸我的瓦片头说：“丫头，

等小芹从她姥姥家回来，我叫她找你去。以后两人好好玩，可不许再……”

梦！一个童贞无邪的梦！

我仍感到委屈，因而童眸里蒙上了一团雾、一抹云、一缕霞。罗锅子奶奶从小炕桌上塞给我一个黄灿灿的“蚂蚁蛋”^① 安抚我说：

“吃吧！比你家的白面烙饼好吃。小芹就爱吃这东西，临走还给她姥姥带去几个‘蛋’哩！”

小芹姥姥家姓丁，住在城南的丁家洼。记得，我们刚从老家搬到城关来不久，曾路过她姥姥家的村子。那是我姥姥家的一头大白骡子，拉着一辆篷篷车，接我母亲去住娘家时，小芹和她娘顺路搭脚，便一块挤进篷篷车里。

疙瘩爷爷不知是出于答谢之情，还是看车把式狗瘤子手中那把鞭子，已经秃成了竹子竿竿，便把一把挂着红缨穗的大皮鞭子，塞在狗瘤子叔叔手里。篷篷车一出城关，狗瘤子叔叔就把大皮鞭子摇晃起来，又焦又脆的鞭梢，在天空“噼叭”作响。

时正晚秋，冀东大平原上青纱帐已经不见；只有晚熟的红高粱，还在瓦蓝瓦蓝的天空下，点燃着一片“红灯笼”。

我坐在篷篷车里，想起年节午夜提着纸糊的小灯笼，去给长辈和亲戚们拜年时的童兴，便扯着嗓子喊叫起来：

西瓜灯

南瓜灯

大街小巷挑灯笼

小芹立刻在篷篷车里唱和：

^① 蚂蚁蛋，是河北冀东一带，农民常吃的一种食品，外边用玉面当皮，里边的馅儿是油炒过的玉米渣。

踢一脚
踹一脚
我的灯笼坏不了。

灯笼的童谣唱完了，又揭开了闲篇儿：

那边来个白大姐
又没骨头又没血

小芹顿时接上茬儿：

骑着毛驴挽着纂
光着屁股打着伞

赶车的狗瘤子叔叔，忍不住大笑起来。小芹娘忙训斥小芹道：“别胡唱，再胡唱我打烂了你的嘴。”

“我偏唱！”小芹逞能地犟嘴。

“来，娘给你个白馍吃！”小芹娘挑开蒙在柳篮上的白毛巾，顺手从篮儿里拿出一个白馒头，递在小芹手里。

孩童到底好哄，小芹立刻不再喊叫了。她把白馍举在我面前，高兴地说：“看，这白馍顶上有红点点，谁吃了这个红点，谁就有福。”说着，她小手用力一掰，把白馍掰成两半，并把带着红点点的大半个馒头塞给我，说：“小哥，吃吧，吃了就能长大个儿。”

我母亲也忙从簌簌里捧出一把山里红，装进小芹的口兜里：“这是山里树上长的，老家有片果木园子！”

“你们家里有山？”小芹问我。

“高着哪！”

“多高？”

“天高。”

她伸脖瞪眼地向篷篷车外的蓝天望着。天上有一队人字形雁阵，正“嘎嘎”地鸣叫着南飞。小芹的童兴立刻被这雁阵勾动了，喊着：

“南来的雁
北来的雁
在我篮儿里下窝蛋！”

我毫不示弱，马上搭讪：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好几座
八九十枝花

我念出的千家诗和小芹的童谣，纯属风、马、牛不相关的两个范畴。不知出于啥缘故，我总是把“亭台六七座”，背成“亭台好几座”。为此，我挨过爷爷的手板，但我受惯性支配，一直篡改着这首描写田园风光的诗章，并不为此而脸上发烧。

记得，我家刚刚搬到城关的时候，适逢暮冬早春季节，爷爷拉着我的小手，到城关南边一个小河汊去玩。河汊周围立着几座砖砌的像碉堡一样的礅台，爷爷说是乾隆皇帝东巡时在这儿修筑的。乾隆是谁我不知道，修礅台为我更不清楚；但我从小知乾隆皇帝是古代皇帝中写诗最多的一个。又是诗品最孬的一个。爷爷：“古代皇帝都烧书，乾隆又是皇帝中焚烧古书新书最多的一个。”皇帝啥样？不知道！烧书干啥？爷爷说了半天，我也没听懂半句。

礅台虽然乏味，但这个小河汊却满有意思。河水清澈见底，河底的细沙粒儿和在绿包水草中摇头摆尾的小鱼，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让我目瞪口呆的是，河底像开了锅的水一样，“咕嘟嘟”地冒